



朱 白 著

无能的批评



无能的批评
朱白 著



APL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能的批评 / 朱白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36-7407-6

I. ①无… II. ①朱…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4609号

无能的批评

WUNENGDEPIPING

出版人:郑可
质量总监:张丹飞
策划编辑:何客
责任编辑:何换生
封扉设计:刘运来
美术编辑:吴亢宗
责任印制:何惠菊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2,63683013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1010 1/16
印 张:18
字 数:270千字
版 次: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言

急促的聒噪常常令午夜星星不安

从报社出来已经临近午夜，街上的人和车自然都不多了，慌乱、小家子气的东兴南路也不再拥挤，跟有人这种时候要抱怨下班太晚相比，我其实已经高兴得快叫起来了。

通常凌晨下班，意味着这一周的工作即将结束了，短暂的休息时间不一定真的去什么休闲或者做两件生活大事，而是可以呼吸两口自由的空气，没有任何压力的那种。

我来到广州七年了，一直待在一家娱乐周刊。跟娱乐周刊同时出版的还有一个新闻类周刊，当时两本杂志以“娱乐”和“生活”的关系存在。虽然两套采编系统，但一直在一间大办公室办公，经常那边选题评报，这边也能听到。有一次，隔壁的编辑惊呼冯内古特死了！他说得其实很平静，但在我听起来算是惊天动地了，因为多年前我就是冯内古特的读者，他的小说我最喜欢《时震》。在我看来他一直是想死而不得死的那种，所以死这件事，对于冯内古特来说可能还真不是什么需要

伤感的事。

因为内向，我从来没跟同一间办公室的准同事说过话，但那天我扒着办公室常见的那种隔板，站起身来对那位同事说，啊，冯内古特死了？对方说，是的，刚刚。于是我们又聊了几句死者，然后他提议让我写一篇书评兼纪念冯内古特的文章。

于是，我到广州之后的第一篇书评就这么写好了。给予我信任的人是凌越，作为书评人和诗人，他当时不明就里地让我写一篇纪念冯内古特的文章，我的理解那也是一种诗意。

后来越写越多，变成了一种习惯。用我的朋友戴新伟的话说，就是一个月关注几本书，先写个书讯，再挑一两个写点长的书评，大概这种节奏伴随我很长一段时间。关注新书，关注当红作家，关注出版状况，然后奋笔疾书像动情的小伙子面对心仪的少女一样，真真切切并难以摆脱转身。

有时候难免是硬着头皮写，一来面对过往经历中没关注过的作家，二来面对兴趣寡淡的作家作品，都需要以一种稿费的动力和发表被人品评的虚荣心来支撑。比如我在写冯唐的《不二》书评前，对这位作家一点不了解，他的名字和任何一部作品对我来说，就像对于美国艾奥瓦州一农场主妇来说的杨幂一样，你再流行时髦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猜别人也一样遇到过跟我相似的情况，从勉强地拜读、看资料到去动笔阐释原本不熟悉的事物，再到一点点了解和熟悉更多的东西。这有点像过日子，我们总是从仅有一口煮泡面的锅，到拥有整套厨房用具。

好像在我写下这些书评的过程中，一直有师长、朋友对于文章中常常纠结病患而看不过眼，的确，尤其是在写到汉语文学本身、文化现象时，不满的声音甚至攻击是多了点，但我想，这些不能不说跟爱有关。文学意义上的期许说不上，但至少对于自己母语的阅读肯定是有所期待的，这难道不也是每一个有阅读习惯的人心中的常理吗？对于汉语文学的挑刺，使我自己都觉得这有点像戴着袖标的老大妈，发现谁乱扔垃圾都会跑上前质问两句，挺烦人的。这种形象当然不是我自己想要的。但换个角度想想，那些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者和质疑声，不也正是基于一种希望你们变得好些、有点出息的心理吗？谁会真对骂骂别人这种破事称得上有兴趣

呢？

书中收录的篇目大多为近年所写，也大多发表过，北岛和卡夫卡两篇是我2005年在南京期间写的，大概是为了纪念也收入进来。没有标明出处的自然是未发表过，或者我实在忘了也找不到了。

从我1995年开始写诗开始，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坚持写评论写上这么长时间，时隔多年出了第一本书竟然也是书评为主的文章集合。我不能说这并非自己想要的，但的确与初衷相去甚远。在写作这件事上，我没有成绩可言，但的确没有停歇过，小说和诗写了不少，但羞于见人的居多。书评是寄生在其他作品之上的艺术，当然可以寄托作者的心思念头，只是自由度天生欠缺。这是我的一点理解，没有歧视的意思，自己也将继续写这种寄生的文字。

这是一个聒噪急促得令人不安的时代，自己也难免深陷其中成为聒噪之声中的一个音阶。每个人都想做独唱者，可事实是大多数人一边往合唱的堆里挤，交际恭维、攀谈交好、搞基卖萌，一边又要标榜特立独行，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唯一性提炼出来。这些在我看来都非常愚蠢，人类败坏阴险的行为之一就是互为友善，而独一无二的意义也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巨大。倘若能多抬头看看空中的繁星做一点安静的事，已经是现代人的成熟之举了。

整理这本书的文稿，难免有很多记忆渐渐浮现出来，即便于个人生活来说它们也不至于是什么宝藏，只不过是点零零碎碎的人类情感垃圾。它们可以令我多看两眼，但对于读者来说其不值一提的程度跟这本书的内容近似。我倒不是觉得自己还会写出更值得一提的文章，才如此藐视已经成型的眼下这些，而是对于生活来说，它们的存在真的什么都不是。我十分尊敬的书评人刘铮老师在自己的《始有集》后记中第一句话就说：“这本书不值得读，更不值得买。”我觉得我能理解好这句话，并非简单的谦逊，如今我很想原封不动地用在自己这篇序言文字中，但说实话，勇气和信心都不足够。

这些文章在这里集结，能让人回想起来的除了情感，还有很多人和事。某种程度上，这些才是值得重新珍视的。我必须感谢我曾经和现在的编辑们。《南都周刊》的凌越，他后来到了《时代周报》，一直都有约我写书评，我在广州的第一

篇书评以至于让身边朋友知道我可以写这个，都是因为凌越；还有《南方都市报》的戴新伟，从阅读版编辑到副刊主任，戴老师位置变动，但对我的帮助从未间断过，引领和提携这些词多少有点冒犯般的讨好，但年纪略长我一点的戴老师对我的确做了很多这样的事；还有戴老师的夫人吴慧，我们曾是老同事，她在《东方早报》做阅读版编辑时，生生地把一个傻了吧唧的人拉进了他们那么隆重的一个作者队伍，盲目的信任下，吴慧编发了我很多稿子，我必须再三感谢；后来吴慧将我移交给了《东方早报》的黄晓峰，他帮我严防死堵了很多文章中的纰漏；还有《南都周刊》的钟刚、罗小敷，他们在做文化版编辑时也经常对我投来信任的目光；自然还有《人物》杂志的编辑陈卓，他当时对我的信任和鼓励都很难忘……必须还要感谢“独立阅读”的师友，王晓渔、苏小和等老师对我的帮助和提携都不小；还要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的何客兄，真是承蒙看得上。

我的家乡沈阳很多年前曾经有一本“青年文化读物”《甲壳虫》杂志，谢谢刘爱萍、王波的赏识，让一个学药理学的理科生在那本杂志当上了编辑，还让我知道自己可以靠做点跟文字有关的工作来谋生。

最后，还有很多没通知我就编发我文章的编辑，即便我没收到你们的稿费，我也要感谢你们的看得上。

这是一份无法感谢完全的名单，只能点到为止，还有对我有过帮助的老师 and 朋友们，有缘的话我会再把你们感谢一遍。

这本书献给我的爸妈，他们对我的写作没有过什么鼓励，但他们的存在对我一直很重要。也感谢陪伴我的非勒蒙，一直与你在一起，以及你能像快乐的天使一样在我身旁飞来飞去，对我来说事关重要。

是为序。

朱 白

2013年10月15日

目 录

序 言	1
辑一 短促汉语	1
	3 超越以往，还是遗忘以往
	7 老而不死的贼心之作
	11 破文坛，烂批评
	16 一部废话构筑的肥皂剧
	22 残酷中年爱情日记
	28 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文学弱时代”
	31 储备不足的仓促出手
	35 文学大败局中的匆匆过客
	41 虚无之境的性荒诞
	47 中年欲念的危机
	53 无力了结荒诞，必将暴露孱弱
	58 语言暴发户式的机灵和卖弄
	64 幽默在那些罕见的生活真相中
	67 魔幻现实主义的荣耀与桎梏
	74 消瘦且硬邦邦的写作者：韩东其人

82	美女、美文与丑陋
89	贸然切入现实后的凌乱
96	欢迎洞察真相世界
99	余华的一次仓促而孱弱的展示
103	带着眷恋被逐往他乡

辑二 世界维度

107	
109	库切凭什么值得期待
116	无法了断的荒诞一生
120	自由，多么坦白的渴求
124	常年积压黑暗，死于一场遗憾
127	眼下，正是看公仆干好事的时候
131	货架上的格林，而非解剖台上的格林
135	惊世骇俗只是为了要你一滴眼泪
139	保罗·奥斯特能否指引中国作家不再愚蠢
144	能否从青山七惠的伟大中榨取一点帮助
149	菲利普·罗斯创造的优雅歧视景观
152	科塔萨尔的伟大是评论家封的
156	可以向神要一个苦难的原因吗
159	强悍而雄壮的圣·布考斯基
165	这一次，论尽我的一切
171	在巴登的那年夏天，除了相遇还有爱
175	人世间最冷漠的对抗
180	世界在她的眼光下呈现出异样
183	波德里亚的美国“深度游”
187	一颗卑微趋死的灵魂

190	流行之媚与夹杂私货的翻译
195	未经删改的卡佛：充满挫败感的阅读
199	戳穿这个徒有其表的世界
208	现实主义的张力和中产阶级的溃烂
214	常态的失控
217	一人之外都是罪和不可原谅的世界
222	一再重复的青春终失去味道
225	孱弱的高大和卑微的爱
辑三 艺术痉挛	229
231	Beatles 从那一年开始成为神话
235	大门的世界在那一刻曾经洞开
238	小津的淡然和淡然的《小津》
242	两位摇滚明星传记：珍妮丝·乔普林和波诺
245	在左小祖咒的阴暗潮湿里体会阳光
247	集中向孩子般的纯真致敬
251	歌者在天堂，生者在地狱
255	《森山大道，我的写真全貌》：论及所有
258	如何喜欢森山大道
264	在荒木经惟的堕落感伤里
268	眼神、西装和香烟
270	“不正常”的正义性
273	底层快乐式的愤怒
276	为躁狂不安的心灵留下证据

辑一

短促汉语

超越以往，还是遗忘以往

解构好汉

哪座城池没有几个响当当的好汉呢？这是我臆想的，也是我阅历之中较为准确的一个判断。如果说一座城池之所以称之为城池，那它里面一定少不了历年历代的传奇。大传奇那是事业，小传奇则就是这些打打杀杀的小城好汉了。城镇里的以打架为主业的少年或青年，总是可以层出不穷，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不管你现在年龄多大，不管你是属于“六〇后”、“七〇后”，还是“八〇后”、“九〇后”，不管你张扬、刺头还是乏味、沉闷，至少总会有机会瞥见身边的那么几个“好汉”。这里的好汉不是劫富济贫的好汉，更多还是因为年轻而轻易产生逞强情结下的超出凡人的异人。异人是异人了，他们大多是争勇斗狠的角色，打架打出花样、捉弄人捉弄出特色、搞女孩搞出新意……大多尘埃落定之后，这样的角色没几个不褪色的。更多更剧烈的反差还体现在，别说当年的光芒万丈了，就是如平常人他们也大大不如，不是生计潦倒形象猥琐，就是混不出模样自暴自弃。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诗人的韩东，曾经在《有关大雁塔》一诗中，成功地解构一种英雄形象，这一回到了“好汉”这里，韩东仍是要解构一代人心

中的好汉形象。或者说，韩东用一部长篇小说的形式，将一代人心中的故事用瓦解的手段重新梳理了一番。

在韩东这部蓄谋已久的《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中，作者无意为好汉立传，也没有一心为读者提供传奇的谈资，他不动声色又暗中较劲般地把出现在江苏北部肆意张扬的好汉形象作了终极解构：“朱红军”死在决绝自杀未遂之后的枪决中。更具嘲讽意味的是，“朱红军”的老爸当年就是头戴黑墨镜、大口罩的枪决执行员。

冷漠人情

当“张早”得知儿时保护过他无数次的好朋友“朱红军”惨死在刑场上时（后者救过前者的性命），肯定是后悔的。他后悔的是自己没有像帮助那个“死里逃生”的画画朋友那样“营救”这位他最应该“营救”的人，他还后悔自己没有“朱红军”临死前与之和好，也就是见上一面。

可这后悔也只就是后悔，除了点点悔意之外（即便是悔意也是很快就在欣欣向荣的生活中淡然了）他就没什么了。“张早”和小女友回到共水县后，目睹同样原因被关押（严打期间被充数进严打名单）而疯掉的“朱红军”的弟弟，家破人亡、物非人更非的境象，表现出的冷漠让人震惊。震惊之中，你会发现这种冷漠是让人齿寒的不动容，其冷漠淡然的态度超脱了多数人能够接受的程度。可是震惊之后呢？你我的震惊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发现原来这就是人类常态——除了震了那么一下子，再惊上一阵子，白茫茫一片，什么都没留下。也只能这样，面对历史洪流中的微小个人，甚至连尘埃都不如的个人就这样迷失、淹没于其中，而除此之外的我们也只能观望、震惊一下，以后的事该怎样还是怎样。这才是人世间的常态。冷漠或许是人类处于根本位置上的唯一的真实情感。这种“冷漠”让作家韩东又一次超越了世人常看到的人类情感，对于作家来讲，以一种超越当下的眼光，审视今日或昨日之事，应该是一种必修课。

小说的结尾处，“张早”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著名画家了，这才让人理解小

说开头“我”的叙述口吻：“街道的确很宽，比农村公路那是宽多了。并且两边也不是河道，而是正儿八经的房子，砖墙瓦顶，并非是泥墙草顶的房子。一栋小楼的灰影出现在前方。‘啊，楼房！’我再次叫喊起来。母亲有点不耐烦了，呵斥我说：‘你可是南京人家的小孩，什么没有见过，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其得意的姿态早早就注定了那种乡下生活并不属于他。“张早”夸张地为少年好友“丁小海”摆了一桌子酒席，尽管其掩盖得不错（没有开悍马送这位依然潦倒无疑的朋友），但还是把一个暴发户的“优越”心态显摆了出来。其心理活动犹如一张水墨画，尽管着笔不多，还是让人体会到了其意境。中年型男发出的得意之音就此铺满了纸张。

淡然青春

毫无疑问，《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也是一部关于青春的小说，只不过在这里的青春并没有我们熟悉的残酷难忘青春故事，更没有什么美好、纯情的爱情故事，有的只是平静叙事中的那分淡然。不管是“朱红军”的争勇斗狠，还是“魏东”缺心眼似的卑鄙，再还是“丁小海”那种老好人，都逃不过青春过后的被遗忘。大多数所谓的狠的角色长大成人之后，都会褪去那身颜色归于平淡，这就如同一个人无论怎么去活自己这一生，终究都要埋于尘土之中一样。

韩东笔下的青春，没有什么过于让人动容的地方，它不够残酷，也不够多情，只有平述白描下的那些往事。往事既然已过去，对于当事人来说意义已不多，对当事人的生活更是难以构成影响。无论是成名前的“张早”，还是在他成为大名之后，他其实都不需要这么几个似乎看上去还不错的朋友，青春期的几个朋友在他看来只能“打发”、“应付”，过多的来往只会乏味和徒增烦恼。

作为叙事者“张早”在回到南京之后，离开不仅仅是青春期间的苏北乡下，还有那些没有多大意义的往事。回忆，只能呆在回忆中，冲入现实生活中的回忆多半会遭到人们厌倦和排斥。

从《扎根》到《我和你》，韩东近几年保持着平稳的创作力，长篇小说成了

他的主要创作方向。用作者本人自信的话说，这部刚刚出手的长篇小说是前两部质量的总和。可以从“超越”和“累计”的角度来理解小说家的话，也就是说喜欢韩东前两部长篇和期待韩东小说的人，对这部《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不应该质疑。从技术角度来说，韩东在叙事上延续了以往那种不动声色的惯性，没有通过激动人心的片刻来打动读者；在语言上力求常态、易懂，不给阅读留下任何可能的障碍；在态度上他保持了自己那种冷静、旁观的角度，世事不过如此的态度随处可以捕捉得到。

作为以创作小说为主的作家，韩东近年来发力平均，对他而言没有爆发或者沉寂之说，在质量上也应该说，所有对之有所期待的人没有失望。大概半年前读到小说的电子版，然后是《花城》上的删节版，直到面对印刷出来的全书，作为一个读者，已经对回忆产生兴趣，应该说抛去那些修辞和溢美之词，这部《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能让一个并非经历过传奇的普通人，重新“拾起”回忆这件事，已经很有魅力了。（原刊《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8年2月3日）

老而不死的贼心之作

一个人早晚都会老的，早晚也都会死的。当然，前者需要在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自己认识的越多也就在有生之年越难受，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你生的局限在那摆着呢。王朔化身一个老人，在《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中遥想假如自己老去，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再来回忆自己的前尘往事，这是多么清醒，又是多么悲伤啊。

王朔当年能把汉字写成的书狂卖，除了玩世不恭、幽默、青春等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他能玩纯情，纯得让少女、少奶一起跟着掉眼泪。可以想象，当时王朔在大众心目中之所以影响巨大，跟后来的余秋雨也没啥两样，一个是纯情故事，一个是卖弄伪常识，用的都是老百姓好接受的方式。当然，你还可以说，那王朔还有自己的意义呢，这是肯定的，在当时一批小说家里能留在历史花名册上的肯定要有王朔一个。但文学上的意义是广大人民群众感兴趣的东西吗？王朔能在《空中小姐》、《过把瘾》等小说中把情绪、感情、青春揉碎了搅拌腻了再喂给你，这功夫不小。这么多年过去了，王朔从《我的千岁寒》五迷三道、云山雾罩中渐渐释放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暴露”，在《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里王朔明白了只有用故事、用叙事来交代自己的意图才是正经事。

直接用对话形式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一时想不起来这在历史上还有什么，至少这是我认真看过的唯一一个。短篇倒是有不少，比如伊凡·克里玛的《爱